晦軒先生實紀卷之四

附錄

賜祭　附諸賢祭文

英宗朝賜祭墓文 庚申 知製教李潤身製進佐郎邊是中賫來

吾道之東伊誰之力斯學之闡伊誰之德小白之高竹溪之浚惟靈稟降澤至于今粤麗之季人道貿貿嗟哉學宮鞠爲草茂靡靡佛教人心墊沒宣尼之道幾乎泯絕獨自隱憂異端斯闢先聖遺像奉來中國籩豆鐘磬秩秩俱備六經子集講明道義於焉太學始有矩矱心傳晦翁學則濂洛斯文之作吾儒之祖

百世宗師海東夫子白雲一畝院宇載肅紹修之額
聖祖攸錫松林之塚自官而守歲一祭之其永不朽
輦路之過追想倍切奠此洞酌庸表偉烈

正宗朝賜祭廟文 乙丑上幸華城謁聖廟親製祭文特告安文成公

展也文成素王忠臣珠衡玉斗照我東人爇肆購書
非經則史惜不遐爾蔵此明禋

太上朝賜祭墓文 壬申禮官李東溎賚來

天挺大賢闡教吾東學問道德百世儒宗麗俗委靡
竺教是崇不有先覺孰開爾昏息邪拒詖師尊道存
宣尼宮牆上仁宅里畫羣賢聖書購經史化被蚩氓

牖我蒙士凡有血倫懿德之好三韓舊染一變至道
兆啓斯文　聖祖膺運仁理宣朗垂世於萬有赫道
統聖廡厥祀　列聖崇奬追報備至予邁舊都展誠
先師睠玆學宮伊誰刱施念玆儒教實資訓迪尚德
明經厥有成式允矣君子俾也可忘大德之原衣履
攸藏予懷之遠有洞其酌伻官致侑靈廡歆格

今上朝賜祭墓文 己酉通政大夫長湍郡守李奭宰賷來

展我青邱粤自殷師誕敷八條一變鄙夷世級漸降
至于麗季竺教滔天正路則圮上帝曰咨盛衰皆理
乃開奎運乃降文成兩肩擔夯惟是倡明致力首善

終始張擴置田贍學文納藏獲七十二弟爰暨考亭
奉來遺像儼厥典型有爛緗帙相隨渡東爲文告戒
諭我犀蒙疇昔文廟春草滿庭今焉昏衢高揭日星
啓我文治垂五百年里洛村閭家誦户絃濟本原始
伊誰之功　列聖崇報廡位斯穹夙眹山仰恨不同
時茲當西巡曠感尤滋蹕路指點堂封峨峨九原難
作奈吾道何尚寘精靈陰隲斯文樹我綱紀賁我景
員伻官致酹歆此苾芬

祭紹修廟文　　沈通源

惟我海東厥初鴻荒箕子受封八條斯張綿綿千載

道統將亾公實發揮於赫有光學述洙泗心傳紫陽
啓我後人咸知向方窈窕雲洞寔公桑鄕廟貌儼然
數仞宫牆眇余雲仍濫佩金章仰瞻遺像宛若陞堂
恭奠菲薄庶佑一嘗

李滉

尊信斯道闡教吾東功存學校百世攸宗

後孫玹

心傳晦翁學宗東魯領袖斯文日月東土衛道一時
垂教千世起欽新廟匪私殷禮

李埈

吾東自箕子之沒道學之失其傳幾千有餘年幸而
我文成公出焉慨然以興學校衛斯道爲己任倡率
學者知尊經術知慕聖賢知天理人欲之不可混使
吾東文獻之盛軼于中州其功偉然豈惟一時相業
之彪炳而已也文貞之公正處心文敬之剛直有稱
雖其資稟之有過人者而亦莫非發於家庭觀感之
善事業雖不同而要皆有功吾道空其血食枌榆有
永靡替其盛德遺範直與小白同高竹水俱長也藐
我小子實於公爲外裔嘗聞白雲一畝宮是公妥靈
之地而亦有遺像掛在廟壁路歧失脚未嘗一謁祠

庭以寓羹牆之慕今者叨恩出守仰止前烈酹以一
危懍貺與敬

後孫應昌 順原君

伏以太師東封疇教是張歸來千載道統將亾我祖
發揮遠紹絶學功濬啓開東土日月寔公桑鄉有廟
肅肅不以木主于以像設余來展謁宛陛堂室羹牆
猶覩矧玆儼若忽惟似續莫非遺軆遐息近慕仰瞻
俯涕幸忝祿位叨守傍邑肆陳牲醴冀鑑忱悃

祭墓文

閔聖徽 拙堂

八條教衰大道榛塞天挺先生首倡絶學身任繼開

闡聖闢異刱修庠序儒風蔚起家習禮義人誦六經於烏海東始宗考亭昏衢揭日一變陋俗餘波所漸實多私淑遂及我 朝繼有大賢溯究其本皆公淵源睠兹大德衣履攸藏一片貞珉表厥若堂譜忝外裔職守藩翰夙慕遺烈敬奠一醆

碑誌

墓誌

公姓安氏初諱裕後改珦前後諱史俱失表德入我朝避 顯陵御諱以初名稱自號晦軒系出順興曾祖曰子美保勝別將贈神虎衛上護軍祖曰永儒贈

樞密院副使考曰孚密直副使版圖判書致仕贈守太師門下侍中妣剛州禹氏禮賓丞同正成允之女元宗初公年十八登第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三別抄之亂公陷賊賊素重公名令其徒曰縱安翰林者罰公以計得脫王義而嘉尚焉奉使西道以廉謹被奬名還內侍院奏袪院中宿弊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爲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所歷傍縣人皆奔波崇奉列邑守宰亦靡然從之巫至尚公杖而械之巫託神怵禍福州人皆懼公不爲動其妖遂不得肆在尚三年按廉使褒其政遂徵爲版

圖佐郞俄遷殿中侍御史陞國子司業由右司議拜
左副承旨又以副知密直司事入參功臣號賀宴公
作詩以進詩逸不傳王嘉賜白粒五十石後出鎭合浦撫
恤軍民州郡以寧慶遷判工曹事僉議參理忠宣卽
位拜參知機務行東京留後集賢殿太學士雞林府
尹復爲參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元公從行一日元
主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爲首者宜入對公入
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近公主公曰閨閫之事固非
外臣所能知亦非今日所宜問丞相還奏主曰此人
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耶遂不復問後拜贊

成事尋加都僉議中贊公憂學校日廢議于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養士請令朝官各出銀幣有差歸諸庫以贍學錢兩府從之聞于朝王亦出帑藏而助之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公乃歎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其可乎世聞之慚甚出錢公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國畫先聖及七十二子像并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來且薦密直副使李㦃典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

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二徒
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不禮先進者
公怒將罰生謝罪公戒曰吾視諸生猶吾子孫諸生
何不體老夫意仍引至家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
士以誠如此若不化服我則非人相戒莫敢違自是
儒風大振其在三司左使修文殿太學士時王命公
監修國史以都僉議中贊致仕卒卽忠烈三十二年
丙午九月十二日甲申也享年六十四贈謚文成道
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及葬七管十二徒諸生
素服祭於路忠肅王五年戊午命圖形文廟又六年

己未從祀文廟東廡公爲人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
相府能謀善斷同列皆愛慕不敢出一言以爭王氏
之世父師化遯學校頹廢舉世貿貿徒知竺教之爲
尚不復知有吾道公獨孤倡濁時常以興學育才爲
己任慨然有詩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
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力學求道探
賾蘊奧直繼殷師已絕之統蔚爲東方理學之祖每
訓誨後學必先以孝悌忠信引之於高明正大之域
揭燭長衣丕變陋俗當時人材之盛學校之興繄公
是賴雖謝事家居其於興學養賢未嘗忘于懷喜賓

客好施與文章淸勁且有識鑑金怡白元恆未達時
公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李齊賢李奧同年生俱有
名公令賦詩見之曰齊賢必貴且壽奧則不年果皆
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眞以致景慕遂號晦軒嘗蓄
儒琴一張每遇士之可教者勸之又以土田臧獲義
補學舍供給其徒甚蕃歲於公諱日輒備物報祀今
尙不已入我 朝恭定大王追念公之有功斯文特
教公子孫東西班錄用雖庶出亦勿屬軍役以崇乃
祖之德仍 命學宮婢女勿選入宮中蓋毋忘公崇
學之意不欲遷推他役也 成廟朝壬子 命修公

墓禁樵牧　中廟朝周愼齋世鵬知豐基郡即公平
日講學之地創建書院春秋享祀實東國書院之始
也嘉靖己酉退溪李先生繼知郡事增定學式上書
方伯以聞于　朝明廟親筆　賜額紹修仍　命太
學士申光漢撰記文又　賜土田藏獲經籍以示敦
崇　列聖褒寵吁亦盛矣愼齋嘗讃文成所向之正
一洗三韓之陋邇來二百四十餘年天理明而文教
興若李益齋鄭圃隱諸先生皆公之餘波所漸如公
者眞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斯道之不亡其誰之力耶
者信不誣矣公墓在於長湍府北松林廢縣東大德

山北坐子向午之原祭田多在墓下自官給復歲致
享祀至今不絶公前夫人漢南金氏右司諫祿延之
女生一男五女子曰于器贊成事順平君竹屋先生
女適知開城府事文頊次適判典客寺事許綏次適
通文署錄事朴璘次適直史館韓守延次適贊成事
貞景公金士元後夫人瑞原廉氏禮賓卿守藏之女
無嗣順平娶門下侍郎鐵原崔冲若女生一子牧密
直提學順興君文淑公號謙齋文淑娶政丞光州金
台鉉女生子元崇政堂文學順城君文惠公文惠娶
評理原州元善之女生瑗刑曹判書景質公景質以

後屢百年子姓諸孫冠冕奕世不少列卿相至今綿綿殆不可勝記而益隆外裔代出 國母誕生聖人金枝玉葉不啻若螽斯之詵詵則茲豈非公積善之慶能濬其根固其本而然耶公之神道舊有表刻經今三百五十餘年殘缺難識湮恐使我先祖衣履之藏泯沒而無傳吾父子不揆力綿已卯與宗人鳩財買石竪豐碑而竊惟墓不可無誌更圖燔誌納壙俾傳悠久且防患災云 皇明崇禎九年丙子冬十四代孫應昌再拜謹誌

墓碣銘 幷序

晦軒先生元初麗季時人也其墓在長湍之大德山負子原實忠烈王所賜之地而及我　朝列聖或封或祀至今六百餘年凡有血氣者莫不山仰而興慕焉則雖無麗牲之文亦可也惟先生後孫諸公自經滄桑非惟益懼其陵谷之變且欲以先生狀德更謀顯刻而喚醒一世人之心目以壽斯文後學德殷宋炳華敢爲之序而銘其序曰嗚呼自天尾旅奎文運不明儒者亦不過言語文字之是尚而昧華夷之大限醉佛氏之糟粕使堯舜舊疆陷爲夷狄檀箕遺黎淪爲禽獸而其禍極矣然純陰之中亦不爲無陽剝

盡於上則復生於下此理之常也時則中州有仁山金氏海東有先生獨以孔朱正道整頓天地而終啓我 大明朝鮮一治之盛以復堯舜檀箕之舊雖其相去萬里初不相識而出處隱顯又隨地而或異其道也同故其功亦相埒俱不在禹下矣然仁山則居闕閭不遠之地又私淑於北山魯齋之門而有聞焉若先生則生於海外偏方不由師傳而獨倡正學如一髮之引千斤而能洗千百餘年三韓之陋其事視仁山尤加難矣此其所以爲東方理學之祖也歟於戲盛哉先生諱裕後改珦避我 朝顯陵諱以元諱

稱如濂溪之改名焉安氏世爲順興人考諱孚祖諱
永儒曾祖諱子美俱贈顯官以先生貴也妣剛州禹
氏禮賓丞同正成允之女先生以癸卯生于興州之
鶴橋第自幼端重寡言笑稍長好性理之學文章亦
夙就庚申登第考官柳璥見其文歎曰他日必成大
儒補校書郞遷直翰林院乙亥以監察御史出守尚
州治妖巫之挾神惑衆者一方稱之己丑從忠烈王
如元時朱子書新行燕都先生始得見之潛心篤好
知其爲孔門正脈遂手錄其書又寫其眞像而歸甲
午以同知密直司事除東南道兵馬使出鎭合浦撫

軍恤民州郡以寧丁酉僉議參理世子貳保先生以
儒學歷試內外尤斥異端聲稱赫然嘗題學宮詩有
處處祈佛家家祀神而獨夫子廟庭草無人之歎至
是築精舍於居第後奉孔朱眞像朝夕瞻謁以寓景
慕仍號晦軒戊戌從忠宣王如元與學官辨論性理
學官等敬歎曰此東國晦菴其見重於中國如此是
行也先生有詩曰最是此生無限痛百年天下帝單
于使當時懷慶臨川輩聞之其不泚顙耶噫先生之
微意其亦可知也已庚子拜贊成事尋加都僉議中
贊修文殿太學士致仕其在相府奏革私田省冗官

獎廉吏擇守宰賑貧乏以安百姓時學校蕪廢文教
隳地先生旣獻宅于朝以爲國學而納土田臧獲以
供學徒又議于兩府請令朝官各出銀幣有差歸諸
養賢庫以贍學田以餘貲付金文鼎等奉先聖及七
十子像于中國而幷購祭器樂器六經子史以還且
薦李㦃李瑱等爲經史教授又以文諭諸生曰聖人
之道不過日用倫理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禮以制家
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誠而已彼佛者棄親出
家蔑倫悖義卽一夷狄之類近因兵戈之餘學校頹
壞士不知學學者喜讀佛書崇信其杳冥空寂之旨

吾甚痛之吾嘗於中國得見朱晦菴著述發明聖人之道攘斥禪佛之學功足以配仲尼欲學仲尼之道莫如先學晦菴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千數而朱子之學始行於東方矣癸卯復拜贊成事甲辰以都僉議中贊致仕丙午九月十二日卒贈謚文成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忠肅王戊午命圖形文廟明年從祀東廡我　朝中廟時愼齋周文敏公世鵬守豐基郎先生講學之地創書院退溪李文純公滉增定學式又依白鹿故事請　賜額紹修此實

我東書院之始也嗚呼先生之有功斯文凡我環東土數千里雖愚夫愚婦亦皆知其受罔極之恩矣固不待贅說而惟其遺集圃隱諸賢嘗請刊定而後皆逸其立言垂訓猶有未得盡詳者故論者往往以此爲恨然先生旣篤好朱子書得居敬存誠之要旨而其志也伊尹其學也顔淵是以其入乎耳存乎心而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者如此其盛則彼以文辭之陋欲觀先生者其亦淺之爲知也噫萬世道統之傳其見於經者不過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則今欲知先生之道觀於諭諸生文一篇亦已足矣又何必

多乎哉其與復於舉天下腥羶之中而終致汛掃平
一之功賢於仁山遠矣其開創於海東則又有似乎
濂溪之於宋也夫先生元配漢南金氏右司諫祿延
之女寘從魯祔禮後配瑞原廉氏禮賓卿守藏其考
也墓失傳今設壇先生塋右金氏生一男五女男卽
于器贊成事文順公女壻知開城府事文項判典客
寺事許綏通文署錄事朴璘直史館韓守延贊成事
貞昊公金士元後孫甚蕃不能盡記銘曰
嗚呼中州若無仁山孔朱之道孰傳海東若無先生
孔朱之學孰宣盍觀羅麗千百餘年殷師遺教寂無

聞焉久矣先生海東夫子廓掃鬼佛興創聖軌啇破頑陰月照寒水大德之原衣履妥是金安可掘漢宜乎祀匊玆大道昭焉日星嗟我八方曷不提醒屠維作噩陽月日後學德殷宋炳華謹述

神道碑銘 幷序

以學問道德從祀文宣王廟庭上自國庠下至八路三百州縣莫不尊敬而俎豆之者獨有薛弘儒崔文昌安晦軒鄭圃隱本 朝五先生而若其倡學之功實自文成公始王氏之興士未知學崔文憲設九齋導後生世稱海東夫子其於務本抑邪之實則未之

聞也降及季葉滅裂陵夷學校頹廢無復有振迪導率之方士之學者率皆逃於釋氏公倡明正道斥詆異教慨然以興學育才爲己任篤行力踐模範一世誨人有序必先以孝悌忠信性理之學於是始行一洗三韓舊染天理之晦而復明文風之熄而再作其誰之力耶若公者誠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有非薛弘儒崔文昌所能顏行而史臣乃曰公之從祀以置贍學錢何其陋也公諱珦初名裕至本 朝避 顯陵
御諱以初名行密直副使版圖判書致仕贈太師門下侍中孚之子祖永儒贈樞密院副使曾祖子美保

勝別將贈神虎衛上護軍世爲順興人太師娶禮賓
丞同正禹成允女生公登第元宗朝歷揚中外官至
門下侍中致仕卒享年六十四贈謚文成初置贍學
錢也卿大夫出銀幣有差密直高世自以武人獨不
肯公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
恭於兄是誰教也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
徒是無孔子也其可乎世聞之慚屈公出私財修黌
舍又納土田臧獲以供學徒購畫先聖及七十二子
像于中國並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來且請置經
史教授都監使以誨後學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

監五庫願學之士以至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
者動以數百計特授行省員外郎海東儒學提舉以
褒之雖謝事家居至於興學育才未嘗不惓惓公少
好學研究義理克治旣嚴表裏一致莊重和溫人皆
畏敬及晩年造詣益深推尊晦菴以爲功足以配仲
尼欲學仲尼莫如先學晦菴常掛遺像以致景慕遂
自號晦軒其樂道力學如此至葬七管十二徒諸生
莫不素服路祭忠肅王命寫眞置文廟特令從祀及
至我 獻廟以公爲有功於斯文命其後於軍籍無
所與 中廟朝豐基郡守周愼齋世鵬卽公平日讀

書之地爲創書院及退溪李先生莅郡上書方伯以
聞于 朝賜額紹修仍 命太學士申光漢記之又
賜經籍以示敦崇實東國書院之始也公先娶右司
諫金祿延女後娶禮賓卿廉守藏之女生一子五女
子曰于器贊成事順平君順平生政堂文學順興君
文淑公牧文淑生政堂文學順城君文惠公元崇文
惠生刑曹典書景質公瑗奕葉冠冕至今不絕爲世
大族公墓在長湍府松林縣大德山北子坐午向之
原墓前舊有碣殘泐不可讀順陽君夢尹卽公十三
代孫也懼其久而湮滅莫識與其子應昌及諸宗人

攻石封植後學聞風者莫不樂爲之助遂以麗牲之刻屬世濂世濂頓首曰小子何敢焉卽公學問道德赫赫若列星麗太空庭享百世直與文宣王之教相終始何用文爲遂略序其梗槩如左若公之立朝事業則有信史存銘曰

昔在麗代異教是崇不有先覺孰開羣蒙允矣先生服膺晦翁教爲己任學主敬忠横經發難多士攸同各資墳典上自王公學校再新大闡儒風充養有素克篤始終鏗鏘鐘鼓息樂泮宮從享于庭百世所宗大德之原麗水奇峯於萬億年香火靡窮石可使泐

名則益隆行者必式若堂之封　皇明崇禎十二年
己卯冬後學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敎金
世濂撰

東國故箕子治衍洪範以敍彝倫用夏變夷而後覺
者鮮焉致陷異敎凡千有餘年高麗之季知尊聖道
國庠鄕序文風蔚興羣賢輩出變而華之又六百有
餘年余嘗謂其間必有豪傑之士作故卒能變其難
變也日有金鶴洙鄭誾朝李晩燧諸紳士送其舊僚
尹憲夔抱晦軒實紀一部走水陸七千里訪余於闕
里古宅徵晦軒之神道碑文以余爲聖嗣也按實紀

而三復之乃恍然於能變千有餘年異教而明聖道
至六百餘年者實爲我晦軒安子也安子高麗人也
入中國見朱子書知爲聖門嫡傳嘗曰欲學仲尼先
學晦菴遂摹聖幀及朱子眞安於宅後精舍朝夕瞻
謁仍獻宅爲國學納土田臧獲備廩供役復遣人于
江南奉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并購禮樂器六經子史
以東於是乎文物之盛禮俗之美無愧爲箕封故域
列王崇報諸儒尊奉上以躋聖廡下以享書院稱東
方理學之祖殆非溢美也安子諱珦初諱裕 謚文成晦
軒其號也葬在朝鮮國長湍府大德山子坐原銘曰

東國有安氏子世稱晦軒先生宗夫子學晦菴興儒化道以明大德山兮彌崇閱千世軀骨寧多士慕我亦慕撫其實以爲銘孔子誕降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閏二月日孔子七十六代孫世襲衍聖公孔令貽再拜敬題 舊碑在墓庭年久字頑域內紳士博詢僉議復徵銘于曺鎬竪墓洞

順興鄕閭碑銘幷序

古順興治北白雲洞有文成公祠誌所謂紹修書院是也又邑墟南有安氏故宅遺址去祠宇七里其傍有小澤謂之洗硯池爲古跡至今邦人指而敬之故事相傳文成公皇考太師諱孚太師之王考神虎衛

上護軍諱子美實二祖舊居云安氏之大賢自上護
軍始樹德而發後世祠以爲始祖今築祠壇於此置
祭田每十月上日報祀以太師配之又東一里有安
氏四賢井在嘉靖中周愼齋世鵬立石書其事稽之
譜牒三韓之甲族諸姓貫大者非一而大賢之族多
名人達官者獨稱安氏前古特盛云文成公之世當
高麗爲元烈宣之際其事著於載籍又湍州大葬銘
可見 上之七年春安氏子孫立閭表於古里不但
安氏羣子孫所相告而表識者而已雖百代之下凡
過此閭者亦不忘大賢之遺敎知所敬矣銘曰

闡表之碣碣欽上哲者咸如神如祠壇之舉舉推厥

初者虔如禋如嘉善大夫行成均館大司成黃床撰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金光煜篆金[illegible]書

殷太師過明夷而東東土丕變然得太師之道以及

人者惟我安先生一人高麗高宗三十年癸卯實宋

理宗之淳祐三年公以生去太師數千餘歲賢俊何

限應生者天也羅麗之際佛教熾麗爲甚後太學惟

浮屠氏是佞公發憤作詩以遏異端扶吾道自任忠

烈朝位贊成事時養賢庫儲竭公建議令朝臣出銀

幣歸太學有餘付行人入中國畫夫子七十子像金

購祭器樂器六經羣聖賢書手修俎豆廣勵學徒橫
經問難之士動以千計儒風大振聲聞天下公爲人
莊重安詳其學以誠敬爲務常掛朱子像景慕學可
知已其後圃隱鄭先生起本 朝眞儒輩出上繼太
師下開羣賢抑邪扶正皆公之力也若論道統公其
祖矣公諱裕諡文成職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
中贊修文殿太學士老壽六十四子孫世顯世系事
業德行文章在本傳此其大略也公配聖廟於麗朝
我 太宗下教曰安某後雖孼勿役軍以崇乃祖著
令甲東國舊無書院 中宗時愼齋周世鵬字豐基

創于治之北白雲洞以祀公公邑人 賜額紹修安
侯應昌公十四世孫也後公卒三百五十一年謁公
像于書院訪公舊墟集宗人喟然歎曰他人尚慕吾
祖矧子孫坪里村吾祖舊墟不可無一片石僉曰諾
又曰吾祖先墓皆封表有不知者兩墓文成公考諱
孚職侍中侍中公祖諱子美職護軍是已護軍公實
我始祖安之內外後裔冠冕相望其誰之慶耶吾欲
別設一壇祭兩祖于每十月之朔僉曰諾於是安
侯與宗人各出財立文成公碑設護軍侍中公壇夫
孝莫大於追遠安侯此舉其可謂孝也安侯字與叔

與余善銘曰

坪里之村先生之基白雲之院先生之祠哲人已遠緬莫之追瞻彼桑梓後孫孝思嗟爾後孫爾祖念之念之伊何視此銘辭　皇明崇禎丙申五月日後學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鄭斗卿撰

松京遺基碑銘 并序

孔之闕里朱之新安歷千萬世猶傳雖無表可也至於後世名賢生長留芬之地或未免昧昧然無所尋後學之嗟惜裔孫之傷感當如何哉此閭表所以權輿也晦軒安先生生於衰季之日忠義大節既足以

動中華而化蠻貊倡起聖學之功又有以闢異教而回世道遂令海外偏邦之人免爲夷狄禽獸之歸而禮樂文物之盛侔擬中夏者其誰之功歟世或有以崔孤雲薛弘儒幷稱之者嗚呼豈足以知先生哉文廟之祀自是斯文之美事院廟之享東方創見之盛擧而令子賢孫聯芳襲美於四五百載之後從古儒先倡學明道爲世儒宗者何限而天之所以福慶之者於先生特厚何其休哉先生生長與州地從宦邸舍在於松都良醞洞其遺風流韻有以起後學欽慕景仰之誠而舊基變爲野田人之過此者未嘗不指

點遺墟徘徊瞻眺而感慨繼之矣先生十四代孫善山府使安侯應昌懼其久而遂失其傳率宗人既立表於興州舊基今又立石於良醞洞口其追遠之孝世罕其倫云先生諱裕仕高麗歷事元烈宣三朝官至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太學士謚文成公若世系子孫言行事業之懿具在傳狀之文今不贅銘曰

先生之澤喬嶽大川先生之道星日麗天異教是闢孔道以明舊染既湔新者全經高風雖遠學設猶傳新安故基闕里風煙星移物換芳躅如昨石以銘之

過者必式青蛇中夏後學豐山金應祖撰

按麗史本傳文成公諱裕嶺南順興人初仕元宗世歷事三王爵至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太學士麗俗尊享浮屠學校衰廢乃建議增學錢入中國取五聖十哲諸子圖像以祀之修祭器樂器之物具經史諸子百家書薦文學之士李㦃李瑱掌經史教授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五庫學士七管十二徒諸生皆學焉學校之興於斯盛卒謚文成後忠肅六年從祀文宣廟

輿地開京古跡姜仁憲公邯贊安文成公裕李文靖公穡韓文敬公脩古宅在良醞洞而已今有安氏苗

裔前善山府使應昌立閭巷碑於街口磐石上 皇
明崇禎甲戌十月日立後學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掌
令許穆撰篆外裔通訓大夫行尚瑞院直長金棐書

松京遺基碑閣記

我東僻在海隅質聖之遺化浸遠佛氏之邪說橫行
逮夫麗朝之中葉壞亂極矣晦軒安先生生於其時
有詩而斥之談笑而麾之捐私財而創學宮孔像朱
眞儼然在堂而吾道始與之東來當世有志之士聞
風請學者動以百數暨夫圃隱先生繼淵源而闡明
之啓我 朝右文之治伊來四百有餘年羣賢相傳

儒化丕興典章文物燦然具備天下咸稱以禮義之邦者繄誰之力微先生環東土數千里將未免被髮左衽闢異端而扶正道繼往聖而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孟韓者矣先生古宅在本府西城門外里許之良醞洞而世級浸遠滄桑屢變後孫順原君應昌懼其愈久而愈失其傳植一片石於舊址蓋壽其傳也然而樵牧之侵風雨之磨字畫剝落殆不可辨雲仍之在近地者經營碑閣蓋亦有年而迄未遑矣丁酉十月京居安堤先生十九代孫也種種西關之路瞻拜遺墟慨然歎曰吾先祖道德文章實爲百世之宗

師而遂使遺墟片石未免上雨傍風是誰之責也爲
孱孫者寧不蹙蹙惶愧於心也遂與諸宗會議埧出
三百金嶺南行翼出五十金諸宗亦各隨力出錢不
逾月而丹雘煥焉觀瞻蔚然昔之埋没於荒煙中者
雖在莽蒼之遠知其爲大賢遺址而必式焉是閣奚
止壽其碑也實有合於尊道之義也又立下馬碑於
路左以爲致敬之所又付五十金於市廛以爲他日
重修之資安埧諸賢之誠力其可尚也而屬余爲文
以記之顧余眇末後學何敢妄議於先生前後文而
特嘉雲孫慕先之誠略敘顛末如右云爾 崇禎紀

元後四丁酉十月日後學嘉善大夫行開城府留守

李彥淳記

祠院

紹修書院

開基祝文

維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八月戊寅朔十五日壬

辰豐基郡守周世鵬謹遣前訓導安哲輔敬祭于后

土之神滌邪墟開正基立新廟尊先師惟明神其右

之

奉安眞像跋

公之遺像舊在順興府鄉校丁丑之變府廢而移安于漢都大宗之家余獲一謁於公之宗孫前注書安珽氏家望之儼然卽之溫然信乎大人君子之貌也如得親承謦欬於心終不忘癸卯三月注書聞吾立廟陪影幀南行奉安于郡西樓八月癸未始得祇安于新廟公之故居在順興廢府城南毁瓦頹垣已無可尋新廟在城北卽宿水寺舊址相望僅一牛鳴地公少時嘗讀書于此尤不能不爲之興懷竹溪遶其左小白雄其右雲山原水誠不讓廬山嗚呼公之歿二百三十七年而始建廟其影幀北去八十七年而

還故鄉豈亦數也歟其出都門也內外雲仍之在朝者四十餘人設供帳祖道于門外其奉安于廟也舉鄉父老及子弟百餘人齋沐虔迎至於傾城聳觀亦斯文一盛事後來繼今者誠不以愚鄙所建爲忽而一心致敬於公廟使賢士皆樂藏修於書院則必有心會晦軒者而其興起斯文亦未必無小補云爾周世鵬謹跋

上周愼齋世鵬書　安珽竹牕

僕依約奉陪文成影幀今抵丹陽聞城主沿牒遠出缺望無何只欲遲畱數日使鄉中父老指導迎入姑

安于公館潔處僕則卽由禮安指東京歷密陽向晉州爲計耳奉影幀出城之日凡文成內外雲仍之在朝者四十餘人供帳都門設祭拜送一時盛事無大於此亦是增光城主至意也今到吾鄉適値城主不在欠禮莫甚潑恨潑恨且此廟祀之事朝中莫不歎服盛意若會於中道則豈徒蘇敘可慰乎並照癸卯仲春晦日珽謹拜

周世鵬愼齋

與牧使安瑋承旨安玹書

頃見安注書書獲承諸公奉送影幀皆出都門之語潑荷潑荷晦軒公爲吾東方道學之祖其爲教一洗

三韓之陋爾來二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
興其誰之力耶如僕每切景仰叨守是邑實出非望
到官來未三日先訪竹溪距順州舊城一牛鳴地有
宿水寺廢址卽安文貞所賦靈龜形勢縮山頭下有
臨溪百尺樓曾與所詠寒堆岳色僧扃戶冷蹈溪聲
客上樓者是也雲山原水誠不讓廬山白雲常滿洞
壑敢名其洞曰白雲徘徊興感始有立廟之志今掘
土開基其祭地祇之辭曰滌邪墟開正基立新廟尊
先師惟明神其右之云掘之未尺餘得鍮金百二十
斤欲爲祭器付之守廟者亦慮爲奸偸所窺使折價

可準布十同郎送洛下令貿四書五經二程全書朱子大全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及他書之可以衛斯道者藏之書院爲後日諸生撥討之資敢問尊意何如叅已立廟廟前立書院兩事已畢所欠者書冊耳伏乞指揮又取廟傍公田之爲私者立爲位田又別置貿米四十石爲諸生藏修之備釜鼎盤皿之用亦皆無缺又印經書理學若干帙藏之儒林之喜斯文者或有以好書相遺並錄爲一卷將欲楷書數帙留一本於此奉送一本于高門但衰病日甚披霧無期悵惘日月世鵬拜

答周愼齋世鵬書　安玹

備審示意吾門之遇城主眞萬世斯文之遇城主亦實大幸斯道之流行雖曰無所間斷亦必有扶持者而後大明於世吾先祖雖有功於斯道至今賴之若非好善之至誰復爲斯道敬服而興起之歟備詳措置之事不勝感愴于中雖使他人聞之亦豈無歎服之心哉吾鄕山水蘊奧可堂之地非一而必卜於此至得貿書之資其亦天地感公至誠而助成之歟神異之事雖非儒者所可道神異之驗顯出若是斯豈人力所致歟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此乎公須揮灑巨

筆記示後人以彰天地感通之理幸甚白雲扁院甚
好若金示堂名則欲求大字於中原以揭之耳 嘉
靖二十二年月日玹拜

與安竹牕珽書 周世鵬

文成公廟事已畢月十一日奉安影幀舉鄉父老無
一人不隨到者士族子弟庶民俊秀凡十歲以上皆
令先往結襪虔迎觀者如堵祀以潔牲先令小童誦
竹溪辭三章陳幣薦俎次歌道東曲九章分歌三獻
各三章籩豆有秩庶事無鼓區區賤懇庶幾降歆適
大寶員外亦參亞獻豈非天幸歟前來四書五經及

少微通鑑諸書冒積兩行千里不一沾濕雖曰神明所扶持包裹貴籠其勤亦至向微惠力何得及此殊感殊感但晦軒公平生所尚師者晦翁其全書及語類尚未貿致寤寐跂渴綱目固所願貿恐其價翔而難及於他書也伏惟明君益加措置幸甚且晦翁之所師者二程僕南來時欲乞貴藏全書善本告方伯刊行講之再三而不得歸而思之豈仁人之於外物有一查吝萌歟抑吾之所踐者未足以回動仁人耶如是者今且三年而未解惑焉今之方伯（李公彥迪）亦晦軒之徒也刊是書而行是世即其時也公猶不聽吾

言則亦天耳命耳僕平生喜求書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披者今既白髮不得有是書頃年借取貴藏一窺而還之茫然如夢覺之後記夢不得爲之輾轉也噫今之如僕者何限不亦矜甚乎以公之仁竟不寄是書廣惠後學則誠天耳命耳時不可易得敢倒區區惟君其圖之月日世鵬頓

春秋享祝文

克慕晦翁吾道東矣猗歟敬學百世之宗

春秋享改定式 退溪續集

謹按竹溪誌本圖右二豆用軟蜜果周氏之意豈不

以文成諸公東人也循國俗而祭用蜜果固爲無妨也耶雖然東人旣祭於學則所當做古而行豈可以蜜果褻味用之於學中乎且果而盛于豆尤非所宜故今去蜜果代以鹿醢左籩亦對此而去果代以魚鱐則左右籩豆醢葅兩兩相對無參差矣若鹿醢魚鱐有未備則寧以芹葅代鹿醢而仍以果代魚鱐庶不失禮之本意蜜果恐不可用也　嘉靖己酉秋郡守李滉識

右春秋二享禮卜季月上丁上丁有故則改卜中丁

備三獻官六執事 有司前期七日告本官及斯文定獻官執事

書院舊有文成公廟祭笏記云是周武陵所定其議大抵務從簡易未免有徑率苟且之病其間數條又有與竹溪誌祭式自相抵捂者由是言之殆非武陵所定也今考據釋奠儀及祭式稍加訂正並錄其所討之意于後將以就質於院中諸君子而去取之其可行與否非滉所敢僭議也

一謹按祭式行上香禮降復位乃行初獻禮蓋釋奠盛禮上香奠幣與初獻自爲兩節所以重其事也惟朔望奠及先告事由等祭則上香與初獻合爲一節一時並行所以從簡也今此廟祭無大於春秋享固

當備儀而舊笏記旋上香而旋初獻是爲大儉今從
祭式及釋奠儀改定

一釋奠儀及諸式皆先飮福後受胙舊笏記則先受
胙後飮福非禮之本今從儀式改定

一釋奠儀受胙後四拜爲受禧拜也撤籩豆四拜爲
祭畢拜也凡禮之節皆有意義不可徑削祭式則本
不載拜跪之節故絡之曰餘如校而已欲人考禮而
行之猶可也舊笏記直削受禧之拜只於撤籩豆後
行再拜非也今改定

廟享圖 出退溪續集

鹿脯 栢子 燭 爵 門○尊 配位

左四籩

魚鱐 乾棗

簠稻 簠粱 雞 幣

神位 俎 香 爵 門○尊 正位

簋黍 簋稷 腥 篚

鹿醢 韭菹

右四豆

魚醢 菁菹 燭 爵 祝坫門

凡於祭也器欲其潔牲欲其肥酒欲其
香至於脯果菹醢亦須各極其精故其
物寧約夫神之所享者誠也厥臨孔昭
可不謹乎 周愼齋所定祭式跋

配安文貞公安文敬公告由文　周世鵬

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九月丁酉朔十一日丁
未某官周世鵬謹遣生員黃彬以舍菜之禮告于先
師文成公伏以文貞公安軸其謚王于元也大節已
著其出牧于尚也孝悌彌篤究其所學淵源有自文
敬公安輔人皆急於邪欲乃獨閒於事情排佷鬼而

正氣塞乎兩儀無虧石而清風吹乎六合若無私淑何以及此敢以二公配謹告

竹溪辭三章

竹溪在東小白在西公之廟兮在其間白雲滿洞兮前路迷溪有魚兮山有柏是公舊遊兮胡不歸歸兮歸兮毋使我悲

小白在西竹溪在東山有雲兮水有月古今兮是同公之來兮駕玉虬或驂以紫鸞酌我醴兮侑我誠庶幾歆兮盡爾歡

公昔未生兮斯文晦大倫墜地兮雲煙昏自公一出

兮洗三韓白日靑天兮吾道尊有廟枚枚兮公像在
中竹溪彌淸兮小白彌崇 右上香後樂歌

道東曲九章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再唱 偉繼天立極景幾何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偉주거니
밧거니聖人의心法이다믄잇분니이다
禹湯文武皐伊周召 再唱 偉君臣相得景幾何如 右三章初

獻時樂歌

下土玆玆키늗上帝是憂ᄒᆞ샤圩頂大人을洙泗우
희나리우시니偉萬古淵源이그찰써엽사삽다

顔生四勿曾氏三省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偉學聖忘
勞景幾何如
率ᄒᆞ리天命之性養ᄒᆞ리浩然之氣 再唱 偉至誠無息
이야本이니이다 右三章亞三獻時樂歌
光風霽月瑞日祥雲 再唱 偉그쳐딘엔날엇뎨ᄒᆞ야니
야신고
人欲이橫流ᄒᆞ야浩浩滔天일쇠一千五百年에晦
翁이나샷다敬으로本을세여大防을망가라치니
偉繼往開來야仲尼나다라시리잇가
三韓千萬古에眞儒랄나리오시니小白이廬山이

요竹溪가濂水로다興學衛道난小分에일이어니와尊禮晦菴이그功이크샷다偉吾道東來景幾何如 右三章三獻時樂歌

白雲洞致敬說

余觀大小白諸刹其棟宇至有自新羅流傳者彼之所尊者卽淪滅三綱之鬼而其徒之信守如此况文成公倡學校明三綱以扶竪宇宙之棟樑而其故里一廟尚不得久保則不亦爲文獻舊邦父老斯文之大恥乎誠使諸父老諸斯文一心致敬於此則吾知其廟之久保也無疑矣言之重詞之複不知自止者

猶懼其守者之不謹反爲大小白諸僧之所笑

院規

一曰謹祀二曰禮賢三曰修宇四曰備廩五曰點書

夫不謹則祀不享不禮則賢不至宇不修則必壞

廩不備則必匱書不點則必散五者不可以廢一

也

斯文統檢有司監掌

學田所出每年十一月院長成冊三件一件申于

官一件報于斯文一件留置院中實米所納每年

正月成冊三件其中報如前必存本取息而用之

若不待存本而先用其息則在民腹中而未納者有本之名無存之實須以先納者充存其本然後用其所息可也今夫列邑司馬所亦多置田立寶然而送迎婚喪之需或資於此故其久保也鮮矣若書院則必以養賢爲主無他耗費然後庶可支久無大闕欠

別擇業文信愼者一人爲院長又擇一人爲貳共主院事主院者若遠居則雖有至誠勢不得常常顧之必致荒廢須以五里人爲之可也某初於舊與得一士金仲文俾掌文成公祠事其所居至近其

用意甚專刋刾榛開廟院實賴其力至於典祀禮

賢亦終始一心使之久主廟院必不中廢某少時

讀書諸山間見有僧之創寺者名曰化主護其寺

甚於護身觀其志雖所謂削足矐眼而不顧也夫

僧猶然況於士人乎余由是益信金生之愼護也

苟無大故雖終身仍掌可也然若怠於禮賢使訑

訑之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亦不可一日爲是任

也誠在諸斯文審察何如耳

春秋大享例卜季月上丁上丁有故改卜中丁

凡舍菜先聖必於春秋仲月而此則卜季月者公

旣配享仲月兩上巳之淸明重陽之佳節卽公平
生所浴禊遊賞於此者追而祭之公必樂而降歆
祭之日盡會一鄕父老斯文秀士於溪上而爲飮
禧禮相與諷詠而歸則所謂神人以和者必於此
而得之矣

備三獻官六執事

有司前期七日告斯文豫定獻官及諸執事

致齋日獻官點曬藏書省視牆宇虧漏會計米穀什
物受禧日衆斯文共察之

若司馬有司則每節必檢院中有司則每月必檢

邑宰子弟不得留滯貽弊
留滯則不但所率之兵侵弊守直之家漁食鄰閭
橫生憤怨其漸有不可勝言者甚者不敬廟庭不
謹書院視淨室忽淫視華壁忽穢其毁瓦畫墁未
必不自子弟始嗚呼世有父兄仁而子弟未仁者
亦有子弟仁而父兄未仁者聞吾言豈不爲之回
動乎然固有父兄子弟俱仁者矣而亦有父兄子
弟俱爲未仁者如吾望何
邑宰子弟不得擅便書冊
擅便則必有因緣偸竊之弊子弟之心父兄豈盡

知之若攜出院門或致遺失則人必曰偸竊也其貽愧當與竹溪同其流也爲父兄者可不警哉爲子弟者可不懼哉某故一不令子弟寓于此欲防其源也然有大志而無書冊積誠來學之君子則亦不可一切拘於此例也

禁射侯遊宴

鄕飮酒及斯文雅飮則此固其地也至於浮浪之輩不解文字而醉紅裙拍肩執袂歌呼嗚嗚必事淫泆而爲悖者則不但爲溪壑之所羞將必有損於廟院亦須從容忠告勿使相近可也若㬥桀則

反遭不逞之怒不如不禁之爲愈也然聞吾言彼
必自避亦不待禁也
復守直四家人不得役官不得奪
今之列邑爲私泮者亦多矣不奪彼而取此則是
武人高世之罪人也
凡入院之士司馬則如入太學其次初試入格者雖
非入格其一心向學有操行而願入者有司稟于斯
文而迎之
夫開院固欲迎賢若濫入則不肖者間之非徒耗
廩將有損於書冊什物愚者至而賢者必不肯來

亦荒廢廟院之一漸也其擇尤不可不謹也

別置入院錄凡入院之士必自錄姓名且記其來寓

年月

夫題名者豈偶然哉後來者必披案歷指曰某也

學而爲己某也學而爲人某也生而有愧某也沒

而無怍其窮達雖殊而賢愚亦遠嗚呼可不懼乎

可不勉乎

白雲院創建識

周先生於辛丑六月日下車基州以興學務農爲先

而鄉校頹圮基址陜隘方謀移建以旱灾未果也時

有進士黃君彬納米五十石先生於是請于方伯李
公靖而卜地新作制度極備越明年壬寅又請於方
伯林公百齡林公大施魚鹽玆又刱立文成公廟于
竹溪之上又建書院於其前將以餘貲設藏修之廩
不㔺於用翌年癸卯李公彥迪繼林爲方伯且施鹽
藿之惠黃君又納四十五石之租仍是立寶米若干
置學田若干以屬于院其始開廟基也掘地得鍮金
百有餘斤輸京師貿書冊以藏于院凡新校刱院戒
時義乘農隙役官屬不勞民上資方伯之力而黃君
之力亦匪細焉吾觀世人費私財助僧舍傾家產供

佛飯僧有識者亦或不免也今先生之經營兩地皆尊師立教之事而異於寂滅之道則凡有秉彝之性者固當慕義出力以爭趍矣反爲譏詆猶恐不及而惟黃君能焉玆所謂善人者非耶嗟乎興之一區僻在山中自革廢以來里乏良士俗無廉恥之風而不識仁義爲何等事也先生建廟以尊先師立院以導後學誠以爲本敬以爲主不求聞於人而人信之不數年間士知向方興起自新先生之有功於興人豈淺淺哉夫豈獨一興而已由一興而四方由四方而一國將見有不可勝言者矣其於修治之學化成之

方未必無大補焉感先生好善之心歎媢嫉排毁之古記其本末以見不費官財不用民力之意也 嘉靖丙午三月甲子金仲文識

書院記

白頭山雄峙漠北其南支騰騫沿海遙遙到江原道磅礴而最奇秀者曰金剛南至三陟界結爲峯巒高聳天表者曰太白東延袤而南藏縮不洩者曰小白支股回轉洞壑幽邃又有淸流暎帶其前者曰竹溪溪上舊有巨府曰順興今合於豐基郡其扶輿淑氣固當鍾而爲大人君子扶運興化以壽斯道於不朽

者也我文成公諱珦實稟異氣生于是地自少好性
理之學律身以正當高麗元宗朝登第從忠宣如元
官至中贊時學校頹廢斯道將至於墜地公奮不顧
身以爲己責不惜私財盡心營建學舍納其臧獲以
供學徒其有功於文教如此晚年常掛晦菴先生眞
以致景慕遂號晦軒及卒謚文成配享文廟時七管
十二徒素服哭祭於路噫吾道之廢興關於世教之
汙隆豈特麗業之衰賴公之力而不墜也我國家興
運以來學校之盛亦不爲無助焉此豈非仁人君子
之效也歟今郡守周侯世鵬有志好古嘗拜公之遺

像于其後裔前注書䢺私第及守是郡下車先訪晦
軒故里其遺址在順興廢府城南破礎蓬蒿滿目興
懷感慨不歇杖屨逍遙訪古探勝由廢府一牛鳴地
又得所謂宿水寺故基卽文成少時讀書處也侯尤
有感於心於是鳩財立廟又立書院爲近邑諸生藏
修之所嘗初開基掘地尺餘得鍮金百餘斤不知爲
何代物也遂販貨鬻經史以業學徒其亦奇矣哉侯
之樂善好古之心槩可見矣文成公我祖母安氏六
代祖也今以外裔獲聞先祖德業流傳久而彌新不
勝悲感聊志本末云八代外孫成世昌記

上方伯沈通源書　李滉

豐基郡守李滉謹齋沐上書于觀察使相國閤下滉疾病駑鈍守職無狀輒有愚悃敢效一得之愚伏以郡有白雲洞書院前郡守周侯世鵬所刱建也竹溪之水發源於小白經於順興廢府之中實斯文先正安文成公裕之故居也周侯之理郡以興學育才爲先既拳拳於鄉校又以竹溪是大賢遺迹之所在乃就相其地經構書院凡爲屋三十餘間有廟奉享文成公以安文貞公軸文敬公輔配之而旁立堂齋亭宇以爲諸生遊處講讀之所掘地而得瘞銅若干斤

貿經史子集百千卷以藏之給息米置贍田使郡中諸生員管其事郡士金仲伃文幹其務招集學徒四面而至勸奬誘掖不遺餘力旣而周侯去郡文成公之後今兵判公玹適來按道謁廟禮士凡所以增飾作養之方極盡其慮役隷之充魚鹽之供靡不措畫使之永賴自是監司之來亦皆加意於此而奬勵之無敢忽矣夫書院之名古未有也南唐之世就李渤舊隱廬山之白鹿洞刱立學宮置師生以教之謂之國庠此書院之所由始也宋朝因之而其在中葉猶未盛天下只有四書院而已渡江以後雖當百戰搶攘

之日而閩浙湖湘之間斯文蔚興士學日盛轉相慕
效處處增置無廢不復非獨我文公之於白鹿爲然
也胡元竊據猶知首立太極書院以倡天下 大明
當天文化大闡學校之政益以修舉今以一統志所
載考之天下之書院總有三百餘所其不載者想亢
多也夫自王宮國都以及列郡莫不有學顧何取於
書院而中國之所尚如彼何哉隱居求志之士講道
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抱負墳典息逃於寬閒
之野寂寞之濱以歌詠先王之道靜以閱天下之義
理以蓄其德以熟其仁以是爲樂故樂就於書院其

視國學鄕校在朝市城郭之中前有學令之拘礙後
有異物之遷奪者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由是言
之非惟士之爲學得力於書院國家之得賢亦必於
此而優於彼也古之明君知其如此故宋太宗之於
白鹿洞因江州守臣周述建請旣驛送九經又擢用
其洞主明起其後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願得白
鹿以歸則從其請理宗尊尙儒學如考亭書院之類
皆賜扁額以寵榮之是則中國士風之美非獨士之
自美亦由於上之所養也惟我東國逬教之方一遵
華制内有成均四學外有鄕校可謂美矣而獨書院

之設前未有聞此吾東方一大欠典也周侯之始建書院也俗頗疑怪而周侯之志益篤冒衆笑排羣謗而辦此前古所無之盛舉噫天其或者由是而興書院之教於東方使可同美於上國也雖然濫觴以爲教必由於上而達於下然後其教也有本而可遠可長不然如無源之水朝滿而夕除豈能久哉上之所導下必趨之一人之所尚一國慕之今夫周侯之所作雖甚奇偉安公之所成亦甚完密然此特一郡守一方伯之爲耳事不經　宣命名不載國乘則恐無以聳四方之觀聽定衆人之疑怪爲一國之效法而

傳於永久也滉自到郡以來於書院一事未嘗不欲盡心焉魯拙無能加有羸瘵之苦略不能振奮激礪以爲多士之勸氣豔日就於陵替朋徒漸至於怠散大懼昔賢流芳之地吾東人刱見之美遂至於衰墜妄欲陳乞于朝冀蒙萬一之幸而地遠言微恐懼而不敢發也伏惟閤下任旬宣之寄崇教化之本凡係一面之利害亦安陳達況此 聖世宏膴之所關乎尙閤下不以詢蕘爲不足取而爰正之轉以聞乎上則欲請遵依宋朝故事頒降書籍 宣賜扁額兼之給土田臧獲以贍其力又令監司郡守但句撿其作

養之方贍給之具而勿拘以苛令煩條至於爲郡守而闕葺癈疾如晛者閤下亟宜貶黜而請于朝別揀儒臣之有德望經術節行風義可爲士林矜式者爲之郡守以任其責如是則書院非止爲一邑一道之學乃爲一國之學矣如是則教原於君上士樂於來游可傳之永久而無壞矣

別紙

謹按故事凡書院必有洞主或山長爲之師以掌其教此一件尤當舉行但此擇於遺逸之士或閒散之員而其人才德望實有出類超羣懿然卓然爲一世

師表者乃可爲之如不得其人而徒竊其號則與今
教授訓導之不識者無異有志之士望望然去之竊
恐反有損於書院故今不並請而此則在閤下之裁
度獻替朝廷商量可否如何耳

賜額紹修書院記

竹嶺之東有順興郡郡之東有小白山山之迤邐而
南來幽邃而窈窕者曰白雲洞竹溪之源發于小白
而流經于洞斯乃古順興廢府之地而高麗安文成
裕藏修之所也文成公篤學修身以明其志官且達
納其藏獲土田于國學至今賴之其有功斯文亦大

矣其子孫世居玆地代有聞人如輿地勝覽所載其故家遺教尚有存焉人思慕之愈久而不衰前郡守臣周世鵬雅好儒術爲郡數年專務以學教人刱建書院且爲文成立廟而祀之以順學者之心而興起焉初拓院基得瘞銅若干斤院且成購貿書史而藏之給息錢置贍田使郡士之有識者幹之於是學徒盛集非上舍與俊秀者不得列絃誦之習日以彬彬焉其後觀察使臣安玹乃文成之苗裔也又繼周守而經度之增益魚鹽之資俾有役隸而給之將以永久而不廢斯甚盛事也而其所闕者郡守旣不請於

朝觀察使又不以聞非但　聖世作成之美意鬱而不彰事不由朝廷名不載國乘又難經久後郡守臣李滉爲此而懼遂備錄刱院之顚末上書觀察使臣沈通源請以　上聞願依宋朝白鹿洞故事　賜扁額書冊以昭　聖朝崇學樂育之盛觀察使乃以其書　上聞上命大臣議而允之下其事于禮曹判書臣尹漑請以臣光漢名其院且記命名之義令校書館刊而頒之加給書冊郵而傳之　上皆允之臣光漢聞　命惶懼拜稽而獻其名曰白雲洞紹修書院臣竊惟爲學之道廢而不講久矣學而不講明其理

不知修己之爲何事既不能敬而直之於內况能義
以方之於外乎此名修之所以名書院也嗚呼三代
之末聖王不作庠序學校雖存而上無躬行以導率
者天下之學者貿貿焉莫知所宗仁義塞而明德晦
矣孔子雖大聖不得君師之位乃與其徒講明爲學
之道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必以修身爲本其所以教
所以學無非內外交修之道也天下後世翕然宗而
師之孔氏之道衰而有孟氏者出孟氏傳孔氏之道
而紹之者也其收心養氣之說無非反之於吾身其
道雖大其要不過曰修己及人而已故其所居鄒魯

之邦至今歷千百歲而人猶慕之天下之徵文獻者必曰魯鄒後之賢者雖不及孔孟苟有躬修之實者假其所居猶足以起學者之心況於身爲君師而化由於國學者耶故人君所操轉移之幾甚微而其熏陶作成之效收於後者甚大臣乃於宋太宗見之矣漢唐魏晉以來非無學校之爲尚徒有其名而絶無躬率之實故其治效蔑蔑乎無聞太宗之爲君其躬行導率之實則臣未之聞也其轉移作成之效獨於書院見之太宗以天下之君取下國隱士之書院賜扁額書冊以振作之終宋之世眞儒輩出道學大明

以紹孔孟不傳之緖觀此則宋之作成之效若出於
書院而不由於國學者何也是無乃天下國學猶未
若李渤躬修之所耶今者 聖明在上文運方亨守
臣周世鵬之建置書院李滉之請於 朝而奬勸之
者雖出於人爲而天固啓之也哉 殿下心誠道學
念篤化源聞義勇徙見善樂從旣能躬率而振作於
上學者又能感激而興起於下是則上下皆能本之
以修身以紹內外交盡之學敎化之行由躬率而根
於國學由國學而及於書院由書院而達於四方其
效固非宋朝之可比將見正學書院又建於東方者

衆而人材蔚爲世用民豪至治之澤矣奚止修其身
於家而不得立於朝如宋儒而已哉崇政大夫靈城
君臣申光漢謹記

院之有基古也因基剏院今也揭號紹修者豈無所
自夫基在古順興府小白山下白雲洞蜿蟺扶輿磅
礴而鬱積篤生大賢曰我文成安公裕也公當麗季
禪釋蜂午道義堙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泝求
乎聖賢性理之源至摹晦菴遺像掛諸壁上常存景
慕以爲律身苟非誠於內而篤於行何如是其至哉
此誠吾東方道學之宗主也距今數百餘年遺址荒

涼蓬蒿蕪沒餘響寥寥墜緒茫茫歲嘉靖癸卯年間周大人世鵬作宰是邦慷慨興歎尋得遺墟與安氏苗裔斑謀立祠廟求奉眞幀遂尊安之又配文貞公軸文敬公輔于左右皆文成公之同姓也豈非實紹其軌聿修厥德薰芳百世永晋不泯哉祠宇之傍別構書院乃以掘地所得鍮金謀貿經史諸子若干卷藏諸院壁名集遠近儒士駢赴于此以爲勸學之所又裒集安氏世系行狀繼編道學規模指南無不詳悉因名之曰竹溪誌並與藏之其勤懇之意切矣厥後李先生滉踵周爲宰尤致勤於斯病將辭歸上書

于觀察使乃以扶植書院使一道儒士樂趨心學追
武前修其辭切至使相沈公通源乃嘉其意遂用達
于九重自 上允兪辭旨下于政院曰賜額可也大
提學申光漢承命作院額曰紹修斯二字之揭號實
有以也何者受天之命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學何謂學格於物而致其知一其誠而持其敬極高
明而道中庸之謂也雖生知學知之有分安行利行
之有間及其至則莫非一也所謂堯舜孔周之生知
安行禹湯曾孟之學知利行所修於身而相紹無雜
者皆是一道也至于大宋濂洛羣哲蔚起相繼明心

學之源致修已之功者何嘗外此哉周濂溪以誠爲本以慾爲戒兩程氏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晦菴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所謂相紹以修之道混趨於一而無異也今夫文成公追慕爲已之學實在於此而尋文成之學愈久紹絶各修於身誠以存之敬以主之精一不怠則前後之轍同也彼此之迹一也文成之後文貞文敬紹之文貞文敬之後周侯李侯紹之慕此藏修綿綿追繼者抑豈非來學之責哉院之獲名其義濬遠而顧名思義尤起來學之敬也况白鹿洞書院乃李氏之所

居而繼李氏之跡恢拓遺基者乃晦菴夫子也今以白雲洞擬白鹿洞乃以書院與廢又擬於彼則亦紹修之謂也嗚呼豈徒然哉此不可以無記粗敘其本末又繼以辭曰

小白之山屹乎仰止竹溪之水樂乎淸美雲溪壑幽欲尋無跡習習淸風于以來襲寥寥餘響薄言追之吾黨小子胡不永思都事趙澄記

秋享後序

今歲實萬曆四十年壬子秋九月丁酉有事于晦軒先生廟我明侯李公埈躬盡虔執籩豆凡祭官三其

亞或縉紳先生若斯文長老執事倍十皆一邑秀士
故老傳立廟凡七十餘載迄于今春秋大享無一日
陰雨今歲恆雨彌屢月咸以爲憂將事之夕陰雲四
撤月星燦朗我侯午夜而起整冠服鼓四鳴行祀事
祀事畢坐于講堂招祭官若諸生于左右侯起敬而
言曰今日不雨異哉牲腯粢馨爲諸公賀咸起而再
拜曰惟明侯奉先師以誠宜致神享諸生何居焉侯
曰不敢當姑舍是吾因祀禮而有感於懷姑爲諸公
語夫文成公道德功烈載諸國乘而垂無窮播諸人
口而傳百世吾不敢伸喙焉第惟我公崇學右文之

誠貫日月而彌宇宙納臧獲累百口以贍養賢之資自前朝式至于今扶存學校培養菁莪而吾人不歸於禽獸邦國不至于亂亡者皆公之賜也若文貞文敬兩先生傳德襲訓焯有聲烈克紹我文成公之道其蔚興之美視古聖賢之門鮮有其儷陞配于廟宜增耿光爾多士生此君子之鄉聞風覿德有自來矣況有廟有院藏修駿毫以罔墜我公之教此實愼齋草刱於前退溪增飾於後者也爾多士居斯院也果何修而何慕歟爲修己治人之學乎爲釣名干譽之學乎志欲扶世道而衞邦家乎志欲剝斯民而肥一

已乎觀世之號爲學徒者或鞭撻守廟之僕隷以充
其口腹之嗜好或侵奪院藏之什物以助其家室之
需索或廢讀遊談攻人害己此則士之最陋者也不
必與議而其或口誦典墳心存玉帛舌稱致澤意在
讒佞者亦不足觀也此皆爲我公之罪人則可不懼
歟吾願爾多士遊於斯偃息於斯一以文成之崇道
育才爲念敬愼焉尊慕焉毋或少懈而又以文貞文
敬之能繼家聲爲法砥礪名行以戒爾一室則庶毋
負乎愼齋退溪兩先師之志而我文成文貞文敬之
遺風餘韻不泯於百世矣不然則寧無愧於建廟設

院之意乎諸生憮然降席再拜而謝曰吾儕倀倀颺
耳聒桃樹巡山摘醋梨者久矣今承指南敢不服膺
於是乎福酒始酌滿堂交酬相與勉勵亞獻官先生
執爵而前成一律云有侐文成廟巍然棟宇隆幾年
香火敬今日血牲豐德與江河廣功侔泰華嵩千秋
無異議吾道賴而東三獻官飲畢而退獻柏梁體一
篇曰興州一脉接徽鄉先生道德闡東方滌盡汙俗
歸虞唐文風從此熾而昌俾令後學皆陞堂至今百
世不能忘爲建廟宇山之陽龜峯蒼蒼竹水長春秋
匪懈奉丞嘗仰瞻遺像心先莊如執杖屨先生傍終

使遺風被八荒家國世世扶綱常祝士斂衽再拜頌
先生詞曰恭惟晦軒之學旣以接乎晦翁白雲之扁
安亦額乎白鹿前後揆一古今道同玆後學尊慕之
深誠豈遺像奉安之無所輪焉廟宇之制盛矣俎豆
之儀大享在春在秋崇德尚功之爲切多士自南自
北講道問義之是勤功旣專於藏修趣益眞於風詠
散步霽月橋上便覺查滓消融徘徊翠寒臺邊要令
節操堅立若聆濂溪水竹水之聲潺湲如對武夷峯
巒峯之色蒼翠培養一院之俊賁飾三代之治學周
孔師程朱皆息修己而及物君堯舜臣稷契自許窮

養而達施茲實先生之風敢無揄揚之頌頌訖有一
白頭腐儒執簡而進敷陳直言曰從明俟以祇祀兮
趁秋月之揚輝閴天籟兮無聞香爐盡兮漏遲齋余
服兮趁階執籩豆兮駿奔香始升而歆馥魂髣髴兮
如臨如地中之有水兮矧先生之攸芋并有源而不
渴基有礎兮猶舊茲杖屨之所履豈妥靈之無所顧
終惠乎後生免同歸於禽獸慨余生之苦晚失依歸
兮昧昧徒腐脣於斷簡蠹蝕乎兮何昧愧天賦之汨
塞緬先哲之遺軌朝坐馳乎利場夕窘步於捷徑塵
已蝕於靈臺在病中而生病心出入乎四方兮求難

夫之不若罪難逃於先正斯反觀而兢惕仰瞻遺像之儼然虔攝衽而再拜倘吾心之變遷宜英靈之厭余彼堯舜之孝悌我亦同乎厥初賦成有一少年秀才乃作白雲之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巖有蘭兮芳菲菲鳶飛天兮魚躍淵理寓物兮瞻在前盍反求兮道非幽 郭[山晉]謹撰

周文敏公追配告由文 李埈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古之禮也恭惟我文成公以文教而倡於吾東其興學衛道之功與社之生五穀育萬民無異況在枌榆之鄉其所溉於餘波者又如何

哉而前此數百年尚未有妥靈腏食之擧誠是闕典

愼齋周先生佩符于此政先文教修擧廢墜乃是表

著道義廟焉而享之其有功於斯道亦大矣稽之禮

法實合追配玆涓吉日敢告祔食

書院首末敍

先生卒後二百二十七年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豐基

知郡周愼齋世鵬以順興廢府之北宿水寺舊墟乃

公之平日讀書講學之所創建祠院名之曰白雲洞

癸卯八月癸未奉安公像於北壁配以公之族孫安

文貞軸安文敬輔二公位版至嘉靖己酉方伯沈通源

據知郡李退溪上書聞于朝 上特允之賜額紹修且賜經籍土田臧獲至崇禎六年癸酉追配周愼齋

竹溪誌序 此下四條出竹溪誌○增

嘉靖辛丑秋七月戊子余到豐城是年大旱明年壬寅大飢其年立晦軒祠堂於白雲洞又明年癸卯移建學宮於郡北別立書院於晦軒廟前或曰甚矣子之迂也學宮則然矣至於文成公廟與書院獨不可以已乎公既從祀國學達于州縣何必立廟既有學校何必別立書院當饑饉不時居滓賤不信我國舊無祠若書院欲由我而始不亦近於汰乎余應之曰

然吾觀朱子之爲南康一年之間申修白鹿洞書院又立先聖先師祠又立五先生祠又立三先生祠又爲劉屯田作壯節亭當是時金虜陷中夏天下血肉加以南康地面連歲大飢方賣爵取穀以活流殍其危如此其困如此而其立院立祠不一而止者何也天生烝民所以爲人者有教也人而無敎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長不長幼不幼三綱淪而九法斁人之彛滅久矣夫敎必自尊賢始故於是立廟而尚德立院而敦學觀之於人心政體所繫不輕如今日荒政便與此事相表裏嗚呼晦翁豈欺我哉今夫

竹溪文成公之闕里若欲立教必自文成始某以無
似當太平之世忝宰是邦於一邑不得不任其責遂
竭心力乃敢立其廟而架其院置其田而藏其書一
依白鹿洞故事以俟來哲於無窮時亦不暇顧也信
亦不暇恤也昔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
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子游不據禮而專諾
其來譏固宜如某者區區所事皆法晦翁智者必察
仁者必恕何汰之有曰朱子之賢優於孟氏朱子之
功配於仲尼其過化之妙必有異於常人者矣然而
朱子去南康未十年其稱壯節亭者門牆亭榜無復

一存必待曾致虛爲宇然後卽日改築增廣舊制朱子蓋亦有憾矣以此言之則子雖努力立廟院其保十年固未可期也而又無曾致虛爲之後焉則非徒笑侮於今時必且取譏於後日學聖賢要以師其心也如非其賢而踏其跡不亦癡乎曰不然師其心則必踐其所履其迹安可避也避聖賢之跡而不踏則將踏鄕愿之跡吾恐其免之癡而流於賊也大明一統志其載祠宇者一千二百餘所載書院者三百餘所其不載者何限今之佛宇遍諸峯金碧照耀人莫之怪而獨怪於玆鄕之一廟一院者何也此固朱子

浩歎於廬山也若夫立之者在我傳之者在彼在我者我固任之在彼者何憂焉其惟得大賢如朱子者而傳之久也命也其不得曾致虛而傳之不久也命也其如命何曰朱子於白鹿必申然後修之子之於白雲無申何也曰白鹿之必申以先代帝王所命也其他則無申焉曰文成公建置贍學錢納臧獲其勤則有之其所學可得聞乎曰高麗史臣自不識道理故能言其功而不知闡其學每讀麗史至文成公傳未嘗不喟然興歎蓋公之脫賊杖巫闍闥之對學校之勤繩己之嚴鑑人之明考其所造非大賢而何惟

其莊重安詳所以能謀善斷至於論夫子則曰臣忠
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之教也言若日星昭
垂萬古至使武人心降而出錢其有功於斯文甚盛
及其晩年常掛晦菴眞以致景慕遂號晦軒慕晦翁
所以慕孔子也其仁勇至于易簀而不惰則其所向
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益齋圃隱諸公則餘波所漸
逹本　朝禮樂教化已覺與三代幷隆爾來二百四
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也如公者
眞可謂東方道學之祖雖以薛弘儒崔文昌之賢尚
不得議其髣髴其他又何說嗚呼是獨不可以從祀

手而麗史稱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竊聞公之詩有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管家家盡祀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其排邪憂正之意可謂至矣且公之本傳旣曰文章淸勁可觀則其所著必多而後世之無傳焉者何也蓋公晦而不發歟佔畢齋慕其昌歜載得一句於靑邱集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其氣象如化工滋味十四字足以知公之心矣蓋公之學問雖不及晦翁其心則晦翁之心也余謂欲觀晦軒心當觀晦翁遺書欲識晦翁面當禮晦軒遺像遂撰竹溪誌若干篇幷以

公家行錄其餘尊賢學田藏書襍錄諸篇則必表出
朱子所著而爲之冠用寓公慕朱之意其說皆爲己
之學實出於仲尼顏曾思孟兩程之要旨而與後世
爲人之學其義利內外精粗本末自有霄壤之判矣
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本先讀公本傳必尋公之
所以慕晦翁者何心晦翁之所以使公致慕者何道
以公所以禮晦翁者禮公千萬洗心然後詳熟晦翁
諸作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淨露其端於吾目中矣
苟得因其所發而遂究其全體則反身而誠吾事也
強恕而行吾事也其爲樂蓋將有不覺其舞蹈雖或

禁之而自不能已矣何暇外慕若回雍二子之說於請事者其亦不在斯乎某誠惷騃於道無聞已迫遲暮悔之何及然亦有所服膺而慕於是始書之敬告同志之來學于書院者甲辰冬十月甲戌尚山周世鵬序

與周慎齋書　　黃俊良

日者躡淸塵詣雲洞齋沐焚香頂禮晦軒遺像溫安端肅使人起敬因見夫山川之秀祠宇之尊邃喜其斯道之有依而又有所待也亘於連夜飽承淸誨豁然若披霧覩天此生殆免虛過良幸良幸吾東方自

殷太師受封洪範之教人始得聞士讓女貞蔚有仁
賢遺化故夫子有欲居之志華人詠禮義之詩吾道
之東濬源於斯歷二府四郡降及三國干戈血肉大
亂極矣有薛弘儒崔文昌生于羅季薛則譯五經訓
後學特其章句之末耳崔則以文章鳴天下亦非經
世之學也王氏之興亦未知教文宗時崔文憲設九
齋導後生世稱海東夫子然措世而無明道之效反
身而非窮理之實故及門漸波者皆雕華浮薄之士
而務本抑邪之義世未之聞則所談者特聖賢之糟
粕耳惟晦軒先生學孔子慕晦菴及其晩年所得益

進至於像晦菴而禮拜之尊晦菴所以尊其道也觀其所向之正有非諸儒所及則公之於道已見大意矣至於忠孝之論降武人之心學校之勤立風化之原一洗三韓變而華之可謂有功於吾儒矣雖不立言垂訓已可槩見其爲人況舉鳳凰一毛而足以知九苞之德乎麗史但稱以贍學從祀而後之人亦不能闡發其幽光以至于今泯泯也甚矣吾東人之不好古也微先生晦軒之道幾無傳矣噫凡人於書史中見一言一行之善者尚且歎慕於千載之下況雷封之內仁賢古家風聲所留有如晦軒而遺基草沒

尙無叢祠之存則於先生好古取善之意寧不欲汲
汲尊之以爲尊吾道地耶歲之豐歉不暇問也人之
笑侮不足恤也及其不惑羣咻斷然行之遺址爲尊
師之地野田爲藏修之所然後人之驚者疑疑者定
已翕然矣又置田爲養賢之資藏書爲立教之基旣
安晦軒像配以文貞文敬籩豆以享之春秋歌曲以
侑之送迎制已極備無以加之嗚呼是心其晦菴祠
先師之心乎夫祠廟非古於東而創見於今尊之以
廟又非特禮之而已旣尊崇之又表出之以繼晦翁
不傳之緒可謂盛矣頃者又見竹溪誌等篇行錄則

諸安之事諸篇則朱子之書亦皆可觀可法者也吁先生用心之勤尊賢之至一至此哉但於編次之間未免有疑豈先生未之息也欲使因晦菴而求晦軒以知淵源之有自也然竹溪乃安氏之世居取諸安所著名以竹溪之誌則可也舉晦菴之書容贅其間而全冒竹溪之號則無奈有牽合之病歟既曰欲識晦軒心當觀晦菴書則惟此一言足以盡之求看晦軒心者當自取晦菴書而觀之亦足以明其傳之有在也何必屈晦菴於竹溪之誌而強爲之貫一哉妥意於竹溪誌編以諸安之事如學田藏書歌曲俗尚

及凡于書院中事叢爲雜錄尾附其下又拈出晦菴大全中名言表以朱書而刊之書院爲學者求晦軒之地則名正言直而條理分明書無牽合之疑道有無弊之傳於述而好古之道竊意近之若曰無徵於古而不信於今必取此爲範則是不過欲人之易知也吾之所爲但取法乎古人而已是非之辨自有智者他又何問且文貞珠履高陽之曲必出於一時善謔之餘而非可誦於後世者也先生旣爲之評又翻出聖賢格言作爲詠歌欲歸於正悠然有浴沂詠歸之志而浩然有天理流行之妙亦可謂所造之深矣

第恐語雖翻古而如未免涉於自爲則亦不須並入
於此誌妄意刪去竹溪之曲而並與別錄及儼然等
歌姑舍之以俟人之見取爾夫自我而無些兒之差
則一時疵口終必定於後世如有一毫之未盡則適
足以來吹毛之口故慮之不深則傳之不遠傳之不
遠則道無以明君子之立教垂訓可不謹哉嗚呼竹
溪之廟足以光晦軒久晦之道而實吾先生所契於
晦菴之意則晦菴之道可因是益明而亦足以期後
聖於不易矣如竹溪之編似未盡出於至當之歸此
下學之所不能無疑者也然自常人觀之所見已定

於內而外或有疑難之辨必以先入爲主而亦不肯
許心聽之此則非所疑於高明但恐獨見之智有非
堂下者之所及見也和而不同未害君子之論罄敷
管窺仰希取裁暇日溪堂承顔更質亦所勤企俊良
惶戰拜手

答黃錦溪俊良書　　周世鵬

溪堂一話良荷良荷輔仁之義只在諤諤若諂諛者
即古人所云賊也非以文相會之義也朋友道鼓絶
久後世之能箴規者千萬人而一人耳吾於仲舉益
爲之敬服然所論竹溪誌意固有在不敢有隱於左

右也其爲書固非如曾之學思之庸孟氏之七篇誠
以晦翁平生爲吾道殫力其勤至矣而在當世媢嫉
者猶指爲僞學必痛絶之然後爲快於心吾晦軒乃
能尊禮於百世之下愛戴如父母嗚呼是心足以繼
往聖是心足以開來學是心足以爲生民立極是心
足以爲萬世開太平由是言之雖曰朱之道東可也
此吾之於竹溪所以立廟院置田書雖被世俗笑侮
而不暇顧也既爲安氏行錄猶慮傷人之吹毛焉則
又取朱子之記前賢廟亭堂室者目之曰尊賢錄記
學田及藏書者目之曰學田錄藏書錄又爲之雜錄

凡朱子白鹿故事及其平生唫詠與夫嘉言之可以敦厲衰俗者雜拈而錄之以見今之所以爲廟院爲學田爲藏書者無非出於朱子之所尚而其所言又皆爲萬世學者之大法也表章晦翁之學闡發晦軒之志固所以尊晦翁非所以屈晦翁固所以遠邪說非所以來祇口也又爲別錄上自孔顏曾思孟下及兩程朱子其說皆黜邪欲存正理扶斯道攘異端於是合諸篇而總名之曰竹溪誌嗚呼此豈所以屈孔顏曾思孟程朱於晦軒者耶世日降而道日濁吾於晦軒竊有所感焉故誌竹溪專以晦翁爲主乃所以

直之非所以曲之也吾夫子假魯史以賞罰天下固
已忌其僭矣其於竹溪誌表出晦翁喫緊宗旨爲諸
友立幟明其晦軒之所慕者在此而已其知我者命
也其罪我者亦命也誠有所不得已者焉又豈有他
意耶吾子獨未之思耳且僕之諸歌非僕所自作皆
翻得古聖賢格言所以隱栝文貞之所謂竹溪別曲
者而遺之院中諸彥爲萬一風詠之助也苟有一言
以私意牽合則雖被疵論可也如其翻聖賢格言復
有何等疵耶果有疵之者乃所以疵聖賢固無與於
我也今之爲歌者多出於桑濮如雙花店淸歌之屬

皆諭人爲惡此何等語也使風俗靡靡日就於下其
淫褻敗理至有不忍聞者設使夫子復生其不在所
放乎吾不可知也周之時以二南正雅用之於邦國
以三頌用之於宗廟雖變雅亦未嘗歌於賓筵也況
奏以鄭衛淫聲乎此固晦翁之所極言竭論而僕之
悶悶遑遑欲矯邪而歸正也夫子大聖也故春秋兼
述作如僕之歌皆述而不作雖若涉於自爲而實出
乎聖賢至善至約之要旨則其於修己化俗之方未
爲無補有何所嫌而遽爲之刪去哉然吾仲擧所論
皆愛我而發自我視我不如自彼視我也孰論之必

有得其中者乘月臨敘將復討論須使之歸於其正
可也

白雲洞敬次朱文公白鹿洞賦

肅承恩于 王階兮宰興州之舊疆念孩愛而長敬
兮孰云初賦之無良洛晦軒之故里兮憫䆉稏於硯
塘硯墨池兮廢爲水田瀰竹溪之窮源兮仰小白之嵬岡荷若
人之純美兮揭日月於洪荒饗禮朱而望孔兮顧食
菲而飲芳納臧獲以衛道兮勤一心於我庠顧予學
之杯濟兮夙有志於望洋暢雞鳴以孜孜兮法健行
於天運諒盈科而後進兮夫固原泉之混混苟得依

乎中庸兮亦甘心於行遯跂前修而僶勉兮慨無及
於答問矧克配於宣尼兮與羣弟而同進惟 聖朝
之致享兮逮州縣而無倦夫何里社之闕祀兮俾遺
恧於來孫年二百又四十兮悅親承其緖論訪宿水
之古寺兮認當年之讀書白雲橫而如昨兮至人夐
其楷模步廢礎而延佇兮招巷老以是諏晴峯軒眉
而獻壯兮幽澗含瑟而爭趨喜立廟之得地兮樂書
院之繼圖彼章甫之波從兮沛如水之洑渠患不奪
乎農時兮擢日月之其除想白鹿之經營兮心萬古
之一符改洞號曰白雲兮矢我事之或集儼廟貌之

煥赫兮又遺像之延入溪有毛兮山有柏兮薦籩豆之可給結幽蘭以欽欽兮悵絶緒之誰緝闢堂壇以藏書兮冀有補於講習水洸洸其不舍兮山巘巘其卓立豈柯則之在遠兮惟一德焉允執譬淸潭之印月兮又孰可以手拾亂曰晦翁晦軒貫一揆兮洞入白雲易繁樛兮廟可薦荔堂可遊兮山高水長偕止流兮以俟來哲復何憂兮惟飽與安匪所求兮

晦軒先生實紀卷之四